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四十八回 舊朋感義結新親 小妾叨恩成大婦

春來九畹眼重青，舊壤新膏醉醪醕。 小草浮萍蕭與艾，可曾混得素芳馨。

卻說春畹自正統三年十月出繼，事母無違，治家有法，待奴僕以恕，撫兒女以嚴。在棠夫人自以為得人，即親族莫不曰賢婦。迨至正統四年正月，康夫人暴病身亡。春畹又幫雲屏、愛娘料理喪務，從重從憂，不僭不濫。盡慎終之道，極事死之誠。以此耿朗甚加敬愛。彩雲出身雖非閭閻，自幼曾讀詩書。

遇此大喪，頗能守禮。惟有香兒，生於市井，嫁人綺羅。訓誨未聞，嬌慢成性。耿朗以此甚不滿意，又每將彩雲居大的行事，教戒香兒。香兒自此與彩雲不睦矣。下葬後，春畹仍回棠夫人府內。是時朝廷正查應與泗公為後之人，棠夫人便將順哥來歷開報。及至春畹令人走告耿朗，時已送入內閣了。

凡耿家內親外眷，無不說夢卿好人，自當有些好報。而受撫孤之功者，則春畹也。誰知香兒先因居喪受了氣悶，復因立後激於羞慚，臥病在牀，累日不起。而耿朗在臥薪枕塊中，正好沒了越檢蕩閒的事體。鳥飛兔走，暑往寒來。才過十月，又是一周。正統五年正月吉日，棠夫人接了新旨一道：

泗公耿忻，備員親衛，宣力有年。不進姬媵，終身無子。帶礪莫承，忠勤可憫。伊妻棠氏，稱有養孫耿順。嫡母胎教，已著岐嶷。庶母義方，足資捍衛。以之承祀，堪伏宗黨。即如所請，立耿順為耿忻之後。嗚呼！以孫繼祖，特頒惠典於人間。立嫡選賢，爰慰忠魂於地下。所有襲爵？封事例，該部速奏以聞。

此旨一下，兵部即備細奏入。朝廷嘉夢卿節孝，准其追封。又贊春畹劬勞，敕為繼母。亦照例給與封典，著耿順於二十歲出仕上朝。香兒臥病日久，又得此信，益發氣恨，遂轉成了個弱症。入冬雖愈，卻留下病根。過了新年，耿順年已十一，亦從公明達讀書。公明達嘗向人說：「此兒血足榮膚，膚足飾肉，肉足冒骨，長短合度，真富貴相也。」一時慕勢利之簪纓門第，愛兒女之禮樂人家，不是要擇耿順為婿，就是要聘順娘為媳。

耿朗起初原要給耿順聘前任都尉現任都督胡興之女，將順娘許前任郎中現任司農富有之子。後因春畹說胡興武而不文，男而懼內，其妻既悍，其女可知。富有家本素封，習於傲慢，既不好禮，又無義方，俱不可結親。遍看親友中莫若公明達、季狸，原係通家，其夫婦子女，素所深知。娶婦娶賢不娶貴，擇婿擇人不擇家。公明達之子，季狸之女，真佳兒佳婦也。耿朗亦甚情願，因稟明棠夫人，棠夫人無不依允。遂先請公明達作伐，聘季狸之女。季狸以耿順係夢卿所生，春畹撫養，公明達教訓，遂慨然應許，下過定禮。耿朗又請季狸作伐，公明達初猶不允。

季狸再三追問，公明達方說：「我輩相知，原不必以婚姻為重。且幼年兒女，血氣未定。萬一稍有不諧，皆父母之過也。」季狸極力分析，方始應允，亦即行過禮。香兒私向耿朗道：「順娘七歲既可許嫁，則耿岳貢、耿皇貢六歲，亦可議親了。」耿朗不得已，先給耿岳貢定了親，以安香兒病體。

一日棠夫人大設酒筵，普會親族。舊親則有信安康夫人，並棠家內眷，及林夫人、楚三娘、鄭夫人、吉夫人、宣安人、冉安人、楊安人、耿月旋等的岳母。新親則有季夫人、公明孺人、並耿岳貢的岳母。本家棠夫人、荊夫人、合夫人，與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，並耿，耿月旋等娘子。及耿，耿月令新娶的胡氏、耿眺新娶的馮氏。一共三四十人，總總祁祁，皆閨中之巨擘。佗佗委委，盡林下之白眉。便使令於墨娥，警鴻飛燕。

備珍饈於膳祖，穀鳳烹虵，酒至三巡，棠夫人朗朗的向眾夫人說道：「六娘自正統三年十月過繼，至今已經三載。婦道無虧，母儀有耀。前者朝廷降旨，立耿順為先國公之孫。以燕姪婦為耿順嫡母，以六娘為耿順繼母。嫡母繼母，例俱受封。但六娘常以側室自居，不敢作大。今日我在眾夫人面前言明，免得他為難。」信安夫人道：「大夫人有何見教？」棠夫人道：「六娘是我請來養老的，就算我給姪兒娶的何如？今日此席，可當作會親的酒筵麼？」言未畢，眾夫人一齊道：「正當如此，我們還要公賀！」林夫人、宣安人又道：「事出朝廷公議，並非一家私言。他人既不敢爭，六娘如何敢卻！」荊、合二夫人亦道：「伯母商議過繼的時節，別人都不肯來，獨六娘憐他孤單老病，甘心出繼。今日的改正受封，這是他的好報了。」眾夫人一齊又道：「改正受封，名正言順，理之當然。但母家田氏無人，未免覺得寂寞。」季夫人、公明孺人亦一齊道：「以妾為妻，雖古法所禁。而母以子貴，實聖經所傳。珠出於蚌，璧出於璞，又何重乎外家哉！鄭夫人道：「夢卿能生子而不能養子，畹娘能養子而不能教子。畹娘既可作順哥的繼母，獨不可作我的義女乎！」棠夫人鼓掌笑道：「怪得親家許久不出門的人，今日竟應請而來，分明是為你令愛了！」於是即令春畹拜認母親。旁邊雲屏、愛娘，以及胡小姐、馮小姐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春畹早拜了四拜，一面拜，一面早滴下淚來。上面林夫人、宣安人，以及荊夫人，合夫人，又扶住鄭夫人，請他受拜。

鄭夫人亦含淚受了全禮。以後眾夫人眾小姐，又都與春畹分別大小。席間棠夫人又定下告祭家廟日期，日暮席散，愛娘留宿。

春畹再拜愛娘道：「畹兒出身微賤，蒙三娘愛憐，弄假成真，至有今日。撫心自問，慚懼交加。死有愧於二娘，生有愧於三娘了！」愛娘笑道：「三娘之生，生不徒生。二娘之死，死不徒死。生的為六娘，死的亦為六娘。是真有福的不在忙也。我曾說過，我和大娘，還望幫助你，如今你可信了。先作如夫人，自然要盡如夫人的理。今日作了大夫人，豈可不稱大夫人之職？」春畹道：「畹兒出繼三年，以小婦而行正妻之事。婢學夫人，二娘見之熟矣。請問大夫人的職怎樣方算稱得？」愛娘道：「官人近來的交接，未免又有些太濫。你既能勸他選婦擇婿，何不勸他寡交？再者你的責任，看著漸漸的加重。他既把你改正受封，你又何難重興家道？」春畹當下都一一領教。一宿已過，次日愛娘回家。是時正是正統六年也。

十月內，朝議定都北京，大赦天下。如永不許貸之馮世才、丁不識、鄧通賢，皆蒙恩赦回家。那發配煙瘴之張大張、王尊王，流二千里之茹月桂、鄒日杏，亦無不赦回。各念送程儀之情，俱來拜見，耿朗與之相交如初。

春畹因勸道：「二娘在日，曾說馮世才、丁不識、鄧通賢是勢利朋友，張大張、王尊王是酒肉朋友。臨行送程儀一節，不過是慨人心之不古，挽友道之將墜，非特為馮、張諸人起見也。今日官人仍與相親，恐這些人賢愚不等，或記恨懷慚，故觸佞臣之忌。怒。或亡廉喪恥，翻作權宦之爪牙。萬一牽連，後悔何及！且官人有功未賞，辭病在家。正當躲避聲名，不可招搖耳目。前者妾勸結婚季氏及公明者，不但取其家風醇正，子女端方，亦正為此耳！」耿朗聽了，大覺悔悟。其時恰又遇泗國公府內管家病死，總辦乏人。春畹因又勸道：「君家自李名死後，諸人越無條款。後來雖將鬆之盛喚來，又已年老，未能整頓。幸得眾允、需有孚用心料理，重興舊日規模，不想被童觀惑亂。京東一帶地畝，若非甘棠、馮市義，正不知敗壞到怎樣地位。現今眾無悔、需吉，雖然勤勞能事，但年少氣壯，不諳守分安常之理。所賴官人隨事教訓，以成其材。若耿順年輕，習於富貴，必須老成謹慎的人，才能有益。甘棠、馮市義，二娘在日，曾說後來必得他兩人之力，正應在今日了。官人若肯令他們來管家事，妾包管不在眾允、需有孚之下。」耿朗聽了，隨即稟明棠夫人，即令甘棠、馮市義作泗國公府內正副管家。正是：??續承祧，誰言婢子不是夫人。婚男子女，既作小妻亦當大婦。